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远方出版社



红与黑

(法) 司汤达

I11
27
:29

红 与 黑

(法)司汤达 著

(下)

第三十四章 德·拉莫尔府邸

在这儿他干什么了？他在这儿开心吗？他想讨人欢心吗？

——龙沙

假若于连对他在德·拉莫尔府客厅中高贵的一切都觉得古怪的话，那么反过来看，对于那些自愿屈尊注意他这个面色苍白、身穿黑衣的年轻人那些人来说，于连也是古怪的。德·拉莫尔夫人建议她的丈夫，每当家中有贵客来共进晚餐的日子，就派于连出去办事。

“我希望能把这个试验进行下去，”侯爵回答道，“比拉尔神父说过，对那些在我们身边的人的自尊心的伤害是不对的。人类生存必须靠抵抗力，等等。这个人没有什么碍事的地方，除了他那张生疏的面孔以外，何况他说话很少。”

“为了尽快熟悉，”于连心想，“到这个客厅来的所有人的名字我都应该记下，并用几句话简单地形容一下他们的性格。”

他首先记下的是五六个常来的，并认为他们是受感情冲动的侯爵保护的人并设法讨好他的这个家庭的朋友。这是些多少有些庸鄙无趣的穷人；可我们还是要颂扬一下还能在贵族客厅里见到的今天这个阶级的人物，他们中并非每一个人都那么奴颜媚骨。他们中有的人可以忍受侯爵的无礼和惩戒，却会对德·拉莫尔夫人的一句生硬的话表示反抗。

有着太多的傲慢和太多的烦闷充斥在这家主人性格中，

由此他们尤其惯于凌辱他人而给自己解闷，以致他们得不到真正的朋友。当然，他们总让人觉得温文有礼，除了在雨天或极少的很烦闷的日子。

假若那五六个给予于连慈父般爱护的清客，不再踏入德·拉莫尔官邸，长久的孤独感便会困扰着侯爵夫人，孤独是可怕的，尤其在这种地位的女人看来，这标识着失宠。

侯爵对他的妻子无微不至，他保证她的客厅总有足够的客人，他们不是他的新同僚贵族院议员，因为他认为他们不够高贵，也不够有趣，不能作为属员来招待。

于连只是很长时间以后才把这些内情搞明白。资产阶级家庭的话题是当权派的政治，可在侯爵这一阶级的家庭中要谈及它，肯定已到了身处困境时。

即使在这百无聊赖的世纪，支配一切的仍然是娱乐的需要，这就导致了一旦侯爵离开客厅，即使那天有宴会，大家也都跟着逃之夭夭了。人们在那儿可以自由地讨论一切，只要不是拿天主、国王、教士、有权势的人、朝廷保护的艺术家以及一切既成事物开玩笑，不对贝朗瑞、伏尔泰、卢梭、反对派的报纸以及所有胆敢直言的人进行颂扬，尤其是绝口不论政治就行。

客厅的这种法规，即使用十万年金的收入和蓝绶勋带也不可能斗得过。一点稍有生气的思想都会被目为粗鄙的表现。每个人尽管态度和气，彬彬有礼，力求讨好别人，但仍能从各自的额头上看出烦倦的表征。前来尽义务的年轻人，均害怕说出什么让人疑心的话，或担心泄漏自己看过的什么禁书，所以通常说完有关罗西尼和今天天气的漂亮话后，便缄默无语了。

值得于连注意的是，两个子爵和五个男爵维持着客厅里谈话的活跃气氛，这些先生是在大革命流亡时期与德·拉莫尔侯爵相识的。他们每人每年收入达六千到八千法郎，其中四人支持《每日新闻》，三人支持《法兰西报》。他们中每天必得讲点宫廷故事

的那一位，“可了不得”这个词在他所讲的故事中从未省略过。于连发现其他人一般只有三枚十字勋章，而他有五枚。

此外，人们可以看到，在候见室里有十个穿制服的仆人，整晚每隔一刻钟上一次冰冻饮料或热茶，半夜供应一顿带香槟酒的夜餐。

有时于连为此而一直待到最后，可他不能理解的是，一个人如何能在这样富丽堂皇的客厅里认真聆听那种平庸的交谈。有的时候，他注意望着说话的人，看看他们自己是否也发觉了自己无聊的谈话。“我能背诵我的德·梅斯特尔先生的作品，比起他们，我说的强过一百倍，”他心想，“可其实他也让人讨厌。”

并不只有于连一个人觉察到了这种精神上的烦闷窒息。为了自我解脱，有的人通过大量饮用冰镇饮料，有的人则在接近尾声的夜谈中讲：“我从德·拉莫尔府邸得知俄罗斯……”如此而已。

从一个献媚者那里，于连知道了，德·拉莫尔夫人在不到半年之前，曾特地把布吉尼翁男爵提拔为省长，作为他二十年来不懈追随的酬谢，而在复辟以来他只是一专区区长。

这些先生们的热情从这件大事上得到鼓励，从前为了一点小事就会生气的他们，如今不再生气了。虽然很少直接表现出对客人们的轻慢失礼，可于连已有两三次听到过侯爵夫妇间简短的交谈，这些话对他们身边坐着的这些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于所有那些没坐过国王马车的人的后裔，这些大贵人从不掩饰自己真实的轻蔑态度。只有提起十字军这个词，于连才发现他们脸上表现出一种严肃表情，这是一种含着无限深沉的敬意的表情。而通常表现出来的敬意，则永远让人觉得带有讨好的成分。

于连处于这种华丽和烦闷中，尤对德·拉莫尔先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有一天，于连欣喜地听到侯爵公开申辩他完全没有参与可怜的布吉尼翁的提升一事。于连从比拉尔神父处知晓事情的真相，这不过是向侯爵夫人献的一个殷勤。

某天清早，在侯爵的图书室里，神父和于连一起处理那桩没完没了的同弗里莱尔的官司。

“先生，”于连突然发问，“对于每天同侯爵夫人一起进餐，我应该认为这是一种义务，还是她对我的厚爱呢？”

“这是莫大的荣誉呀！”神父有点气愤地答道，“十五年来，N院士先生献尽殷勤，都未能为他的侄儿唐博先生争到过。”

“可这在我看来，先生，却是我的工作中最难的部分了。在神学院我都没这样烦闷过。有几次我都发现应该对此习以为常的德·拉莫尔小姐在打呵欠。我真担心我会发困。求您了，替我请求他们允许我到哪一家无名小店去吃四个苏的晚餐吧。”

比拉尔神父，此时作为一个暴发户，对于能同一位大贵人共进晚餐这份荣幸是相当敏感的。正当他尽力告诉于连他的这种心情时，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声，他们回过头来。于连发现了正在谛听的德·拉莫尔小姐。他的脸刷地红了。德·拉莫尔小姐是来这儿找一本书的，却没想到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她有些尊重于连了。“这人，”她想道，“正像那个老神父一样，并非生来低贱。主啊！他的确很丑！”

于连在晚餐中简直不敢瞧德·拉莫尔小姐，可她却主动找他说话。她请求于连今天留下来，家里将要来许多客人。巴黎的年轻姑娘尤其不喜欢穿着随便的上了年纪的人。于连不动脑子就可以看出，留在客厅里的布吉尼翁先生的同僚们这时正巧成了德·拉莫尔小姐平日取笑的目标。这天晚上，对待这些讨厌的先生们，她的确不礼貌，不论她是否是故意的。

每天晚上在侯爵夫人的大靠背椅后面差不多都会聚集一个小团体，其中有克鲁瓦斯努瓦侯爵、凯吕斯伯爵、吕兹子爵和二三位年轻军官，他们或是诺贝尔的朋友，抑或是他妹妹的朋友，而德·拉莫尔小姐则是这个小团体的核心人物。一张蓝色大沙发上坐着这些先生们，于连则默默地坐在沙发另一端的一把矮小的草

垫椅上，面对着光艳照人的玛蒂尔德，她坐在沙发的这一端。这个不起眼的位置让所有献殷勤的人都羡慕，诺贝尔把他父亲的年轻秘书安置在那里，偶尔和他交谈几句，一个晚上至少提起他一两次，这是合情合理的。德·拉莫尔小姐这天晚上询问他，贝桑松城堡所在的那座城堡究竟有多高，于连几乎答不出来，和巴黎城内的蒙马特尔比起来，那座山到底是高一些还是低一些。对于这个小团体里的言谈，于连有时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可他认为，此类话他肯定想不出来。这就正如一种外语，他能听懂，却未必说得出来。

这一天，玛蒂尔德的朋友们老和来到这华丽客厅里的贵宾们较劲。因为更熟悉，来到府邸的客人首先被选作目标。在此可以想像得出，于连对此是多么感兴趣，他听得那么专心，对于拿来取笑的事物的底细和取笑的方式。

“啊！来的是德古利先生，”玛蒂尔德说，“他没戴假发，他是为显示他那充满了高贵思想的秃头，这是他自己说的，难道凭此他就可以进入省府吗？”

“这是一个对一切都很熟悉的人，”克鲁瓦斯努瓦侯爵说，“我叔父枢机主教那儿，他也常去。他的朋友有两三百之多，他却能连续几年在每个朋友面前编造谎言。他的才能就是善于培养友谊。冬天早晨七点钟时，他就像现在这个模样，早已浑身是泥地等待在一个朋友的家门口了。

“有时他也同人闹别扭，就写信与人和解，通常他写上七八封信来表达热烈的友情。他有着一种诚实的风度，能够心地无私地倾诉自己的秘密，这一点让他引人瞩目。使用这类花招通常是在他有求于人的时候。对于王朝复辟以来德古利先生的生活，我叔父那些代理主教中有一位能讲得非常精彩。以后我把他带过来。”

“算了吧，这些话才不值得我相信呢，这只不过是小人物之

间职业性的嫉妒罢了。”凯吕斯伯爵说道。

“将永远被载入史册的名字中包括德古利先生，”侯爵接着说，“他会同普拉特神父、塔列兰先生、波佐·迪·博尔戈先生一起实现了王朝复辟。”

“这个人曾有几百万钱财经他保管，”诺贝尔伯爵说，“为什么他愿意来这儿听我父亲那些有时是很令人难堪的讥嘲，真是令人费解。我父亲有一次就是这样对着那一端的他说：‘我亲爱的德古利先生，您的朋友被您出卖过多少次？’”

“他真的的确出卖过朋友吗？”德·拉莫尔小姐说，“但是谁又没有出卖过呢？”

“怎么！”凯吕斯伯爵对诺贝尔说，“圣克莱这个著名的自由党人今天也被你们家请来了，他来这儿有何贵干？别人都夸他富有才智，我该去他那儿，和他交谈，让他说出自己的见解。”

“可他得到你母亲怎样的接待呢？”克鲁瓦斯努瓦先生说，“他的观念是那么超出常规，充满热情和无拘无束……”

“瞧着，”德·拉莫尔小姐说，“他抓住德古利先生的手鞠躬，腰都贴到地上了，这就算是他所谓的自由独立的人。我确信，那人的手都快要被他送到唇边去亲吻呢。”

“必定是德古利和当权者的密切关系超出了我们的意想。”克鲁瓦斯努瓦先生说。

“来这儿，圣克莱尔是为了那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位子，”诺贝尔发言说，“克鲁瓦斯努瓦，您注意他向L男爵致敬的姿势。”

“就算跪下来，也不会让他显得比这更低贱。”吕兹先生说。

“索莱尔，我亲爱的朋友，”诺贝尔向于连说道，“您很机灵，即使您来自山区，也请您注意，就算您面对的是天主，您也一定不要像那位大诗人一样行礼。”

“啊！这位是极其聪明的巴东男爵先生。”模仿着刚才仆人通报他的名字时的声调，德·拉莫尔小姐怪声怪气地说道。

“我看即使府上的仆人也在笑话他。这名字可真难听，拐杖男爵！”凯吕斯先生说。

“名字有何干？他有一天如此向我们说，”玛蒂尔德说，“第一次通报布荣公爵的名字，你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形，我看这只是大家还没习以为常而已。”

于连从大沙发的周围走开了。他还不大能体会一句平淡的俏皮话的细小动人之处，他以为一句笑话要能引人发笑必须是基于理性的。他对从这伙年轻人的谈话中所能感到的诋毁语气很反感。有一点，他是弄错了，即他以自己外省人或英国人的拘谨，甚至使他从中窥见了妒嫉。

“诺贝尔伯爵，”于连暗忖，“曾为写一封二十行的信给他的上校而起了三次草稿，这是我亲眼所见，他一定高兴他这辈子能写出一页像圣克莱尔先生那样的文章。”

于连身分低微，他走过去并未引人注意，他接连走近好几圈客人，他远远地尾随着巴东男爵，想聆听他的谈话。于连注意到，这个颇聪明的人似乎有些坐立不安，说出三四句讥讽的话后，他才只是稍稍平静了一些。于连得出，一定的场所才会产生这种聪明。

为了展示才华，男爵不能说单字，他一张口至少得讲四个各长达五六行的句子。

“这个人并非在讲话，他在做文章。”于连听到背后有人这么说。

转身时，他因听到有人唤夏尔韦伯爵的名字而欣喜得脸都红了。这个人被认为是当代最具智慧的人。在《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及拿破仑口授的事迹片断中，于连经常发现他的名字。夏尔韦伯爵的语句快如闪电，确切、形象，言简而常意赅。我们可以看到，他一议论便很快地步步深入。他旁征博引，听他谈话让人觉得兴味盎然。可他在政治上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耻之徒。

“我的思想是自由的，我，”他明显地是在嘲弄一位佩带三枚勋章的先生，“我今天的观点为何要和六星期之前的一模一样呢？若是这样，我将被我的意见完全支配。”

四个在他身边的严肃的年轻人并不喜欢这类幽默，他们的样子很不高兴。伯爵发觉自己的言论过头了。幸亏这会儿假装正直的伪善者巴朗先生出现在他眼前。伯爵开始和他攀谈，客人聚了过来，大家都来看可怜的巴朗先生遭了厄运。虽然他相貌很难看，但他通过自己的品德以及一段处处主动的难以描述的社交生活，巴朗先生得到了一个很富有的女人，这个女人死后，他便又和另一有钱的女人结婚了，可在社交场中没有人见过这个女人。现在他极谦恭谨慎地享用着价值六万里弗的年金，身旁也聚集了不久献媚者。夏尔韦伯爵无情地谈了他的这一切。不一会儿，已有三十多人围在了他们周围。每一个人都笑了，甚至那几个所谓本世纪的希望的严肃的年轻人也忍不住笑了。

“他显然是受人揶揄的对象，为什么还要上德·拉莫尔府邸呢？”于连思考着，便走近比拉尔神父去问他。

巴朗先生已乘便溜开了。

“好！”诺贝尔说，“看，我父亲身边走了一个奸细，现在只有那个小跛子纳皮埃留在这儿了。”

“这就是这个谜的答案吗？”于连心想，“可如果是这样，侯爵又为何要接待巴朗先生呢？”

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站着绷着脸的严厉的比拉尔神父，他在听仆人通报客人的名字。

“这几乎成了个藏污纳垢的匪巢，”他引用巴西勒的话道，“我以为来的这些人都是些卑鄙可耻之辈。”

这些是缘于严厉的神父还不清楚上流社会的真实面目。然而，对于这帮人，他已从他的詹森派朋友处有了一个正确的定义，这帮人来到这个沙龙全靠他们为各党派奔走的极其狡猾的手

段或他们已为众人所知的不义财产。这天晚上，他曾在起初的几分钟非常坦率地回答了于连的紧迫的问题，但后来他察觉到自己老说他人的坏话，并认为这简直是在犯罪，他突然打住了自己的话。他的生活本身不啻于一场战斗，因为他是一个性情暴躁的詹森教徒，笃信基督的仁慈所负之义务。

“比拉尔神父有着一张多么难看的面孔啊！”于连走向大沙发时，德·拉莫尔小姐正说着。

于连对此很生气，可她也的确言之成理。毋庸置疑，这客厅里最正直的人是比拉尔先生，可此刻他那因内心痛苦而抽搐着的长满红疹子的脸真的让他非常丑陋。“难道应该被外貌所迷惑，”于连心想，“一点儿过失所引起的良心上的不安使比拉尔神父面目可憎，可在我们看来纯洁而宁静的快乐神情却出现在那个人尽皆知的密探纳皮埃的脸上。”可是，由于职务上的需要，比拉尔神父已让了一大步，他现在有了一个仆人，穿着也讲究起来。

客厅里的一件怪事引起了于连的注意：门口瞬时聚集了所有的目光，人声骤然消失。仆人通报了臭名远扬的托利男爵的到来，他因最近刚结束的选举而吸引大家的注意。于连走近去仔细审视了他。主持一个选区时，男爵想出了一个偷出某党派用小方纸片制成的选票，然后补进去同样多的上面写着他所中意的人的姓名的小方纸片的高明作法。不料几个选民看见了这种决定性的小动作，他们赶忙祝贺托利男爵。发生这件大事后，此公至今面无血色。有些人还故意搅局，叫嚷着服苦役这个字眼。他所得到的德·拉莫尔侯爵的接待是冷漠的。可怜的男爵不久便溜之大吉了。

“他着急逃离我们，恐怕是为了赶往孔特先生家。”夏尔韦伯爵揶揄道，每个人都被逗笑了。

这晚，几位说话不多的贵族和一帮机智而卑贱的阴谋家接连地造访德·拉莫尔府邸（侯爵将组阁的事被人提起过），那个小唐

博在这群人中崭露头角。他说话很有力，足可弥补见解不够精辟这一不足。

“为何不判他十年监禁呢？”于连正朝他那群人走的时候，听到他说，“为避免它们的毒液散发而造成更大的危险，我们应该把这些蛇蝎扔进地牢的阴暗角落，让它们死去。就算罚他一千埃居又与他何伤？他穷，更好，可以由他的党派替他付钱。他应受到五百法郎的罚金和十年的地牢监禁。”

“主啊！这是说的哪个怪物呢？”于连暗思。这位同僚铿锵的语调和激动的手势让他欣赏。这时，院士的宝贝侄儿的瘦小的脸是可憎的。很快于连就闹明白他说的是当代一位最伟大的诗人。

“啊！可恶的家伙！”于连喊起来，声音并不高，热泪浸湿了他的双眸。“啊，坏东西！”他暗里说道，“我想你将为这番话付出代价的。”

“可实际上，”于连心想，“侯爵所领导的政党的敢死队正是这么一伙人！受到他诋毁的那位名人，他如果背叛了自己，会得到多少勋章、多少闲差呢？即使不是出卖给我所说的内尔瓦尔先生无能的内阁，而是投靠那些为我们所亲眼目睹爬上高位的还可算作正直的大臣中的一位。”

远处，比拉尔神父向于连招手示意，德·拉莫尔先生才向他说了句话。当于连终于能摆脱刚才一位主教大人的哀叹走向他的朋友的时候，那个可恶的唐博却来纠缠他。因为怨他让于连得宠，这个小坏蛋便来讨好他。

“死神何时才让我们甩开这老朽的臭皮囊呢？”此刻小文人正用着如《圣经》般有力的词句谈论着可敬的霍兰勋爵，他匆匆评论了英国新政府治下有望掌权的每个人物，熟悉各类活人的生平，这一点正是他所长。

于连跟着比拉尔神父去了紧挨着的客厅里：

“谁一让侯爵反感的是拙劣的文人，我得提醒您，侯爵不喜

欢这种人。他会尊敬您、保护您像对待一个学者那样，如果您精通拉丁文、希腊文，有可能的话，还需了解埃及历史和波斯历史。要是您用法文做文章，即使只写了一页，如果您去议论那些不属于您这个社会地位所能议论的严重的问题，您就会被他认为是拙劣的文人，那么厄运便降临到您身上了。住在一家大贵人的府邸，您怎么可以不清楚加斯特里公爵评价达兰贝尔和卢梭的一句名言：此人对任何事都好发议论，可是他连一千埃居的年金都没有！”

“任何东西都是藏不住的，”于连想，“这儿和神学院没什么两样！”他写过一篇差不多十页的赞颂那位老外科军医的历史的颂词，在那里，他说他是被这位老外科军医教养成人的。“那本东西，”于连暗地思考，“一直是被锁起来的！”他迅速跑上楼烧掉手稿，而后回到客厅。此时那些颇有名声的坏家伙已经离开了，只留下那些佩勋章的人在客厅里。

在仆人们刚抬进来的准备好了的餐桌旁，围坐着七八位极高贵虔诚的夫人，她们有些故作姿态，年纪几乎都在三十到三十五岁之间。美丽的德·费尔瓦克元帅夫人走进来，为她的迟到表示抱歉。她在侯爵夫人身边坐下时，午夜已过。于连发现她的眼睛和注视人的神情像德·雷那尔夫人，心里非常激动。

那个以德·拉莫尔小姐为核心的团体还在原地，那个可怜的德·塔莱伯爵正被她和她的朋友们取笑着。他出生于著名的犹太人家庭，作为独生子，他的财富通过借贷给国王们反对人民而来，而这些财富给他带来了名气。这个犹太人不久前刚死，他的儿子从他那儿继承了每月十万埃居的进款和一个贵族头衔，这可是个有名的贵族头衔！处于这种不寻常的境遇之中的人需要淡泊的胸怀，或者强大的意志力。而这位伯爵先生是个老实人，他接二连三地听人蛊惑而煽起了各种欲望和野心。

德·凯吕斯先生说 he 被人鼓励向德·拉莫尔小姐求婚。（此刻

将会成为拥有十万法郎年金的公爵的德·克鲁瓦斯努瓦侯爵正在追求这位小姐。)

“啊！不要攻击他有这个想法嘛。”诺贝尔带着怜悯说道。

“这不幸的德·塔莱伯爵也许最缺乏意志的力量。有这一点，他就可以当国王。虽然他接连征询大家的意见，可没勇气将任何建议贯彻到底。”

“就他那副长相，”德·拉莫尔小姐发言道，“就足让他快乐无穷了。不安和失意奇怪地混合成这个样子，可尤其在他长得还不错、年纪不足三十六岁的时候，偶尔我们会很明了地发现一种突然的骄傲自大和最富有的法国人所应有的果断口气。”“他既胆小又自负。”德·克鲁瓦斯努瓦先生说道。他被凯吕斯伯爵、诺贝尔和两三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肆意地取笑，而毫不自知，直到一点钟响过以后，他们才打发他回去：

“您那阿拉伯的名马，在这样的天气会在门口等着您吗？”诺贝尔问他。

“不是这样的，这是一对新买来的便宜得多的马，”德·塔莱先生答道，“左边一匹值五千法郎，右边一匹，我只花了一百个路易。可您应相信，这一匹只有在夜里才被驾上。因为它跑起来和另一匹一样快。”

伯爵因诺贝尔的意见意识到，他这种身份的人理应怜马，不该让他的马遭受雨淋。他离开后，那些先生也接着告别了，可仍在取笑他。

在楼梯上，于连听到他们的笑声，暗地思忖道：“终于让我明白了我的另一种处境！我一年的进款不足二十路易，而和我站在一起的这些人一小时便有二十路易的进款，可他被他们嘲弄……此种耳闻目睹足以引起人的妒嫉。”

第三十五章 感觉敏锐 和一位诚信的贵妇人

那儿的人如此习惯平庸的言语，稍许独到的见解便被目为粗俗。谁语出新意，谁就得遭殃！

——福布拉斯

试用了几个月后，到第三季的薪水经府邸管家送给于连时，他已站稳了脚跟。他受德·拉莫尔先生之托去管理他在布列塔尼和诺曼底两地的地产。去那儿旅行，在于连是常事。有关和弗里莱尔神父之间的那桩有名的官司的通信工作也由他负主要责任，比拉尔神父已将这宗案子向他讲述过。

依据侯爵在他收到的各种文件的空白处写上的几句潦草的批语，于连写成的这些信已几乎封封可以得到签字了。

神学院的老师都认为他是最杰出的学生之一，虽然他们总说他不用功。于连用着一个野心受到压抑的人的全部热情处理各种各样的工作，工作过度使他那从外省带来的红润肤色很快消失了。在他的年轻的同学们看来，他苍白的脸色正表示一种品德；于连感到他们比他在贝桑松的同学要好得多，不会拜倒在一埃居面前；而他们却认为于连患有肺病。侯爵曾送了一匹马给他。因为担心骑马时撞见人，于连对他们说，骑马乃是遵照医生的嘱咐。比拉尔神父领着他接触了好几个詹森派团体。于连为宗教的观念和伪善的观念、发财的欲望密切联系在他的脑子里，而感到奇怪，他这时对于这些虔诚、严厉、竟能不考虑到钱的人，深表

赞赏。于连成为好几个詹森派教徒的朋友，他们常忠告他。在这些詹森派教徒中，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他结识阿尔塔米拉伯爵，一个在本国被判死刑却笃信宗教的自由党人，身長近六尺。于连因为他们身上笃信宗教和热爱自由的奇异比照而深受打动。

年轻的伯爵有些疏远了于连。诺贝尔认为对于他的几个朋友的恶作剧，于连的回答太激烈了。有过一两次失礼后，于连下决心永远不和玛蒂尔德小姐交谈了。他始终受到德·拉莫尔府邸每个人的礼遇，可他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他引用外省人常识中一句谚语来说明这种现象：新的总是好的。

也许他比刚来时看得更清楚了一些，抑或是巴黎都会风情所引起的最初吸引力已荡然无存了。

他的工作一停止，他就感到了致命的厌倦，这种感情的低迷是那让人欣赏的礼貌的后果，巴黎上流社会的特色就在于此种礼貌，它极有分寸，因不同的地位而分为不同的等次。感觉稍敏锐一点者便能很快分辨出这种故作姿态。

我们当然可以斥责外省人有平庸的举止，或不周全的礼仪，但是他们的答话总还有那么一点点激情。于连在德·拉莫尔府邸从未伤过自尊心，可在结束一天时候他总有大哭一场的冲动。您走进外省的咖啡店时，若有意外，伙计会对你表示关心，可这意外如有伤您的自尊心，他又会一面安慰您，一面却反复咀嚼那句让您伤心的话。在巴黎，人们遇到这种情况就偷着乐，不过您终究是一个外人。

我将略去一大堆小事故不讲，于连若真称得上是个可笑之人，那么他在这些小事故中会显得更为滑稽。他因为过于敏感而出了不少岔子。全部的消遣他都用在在了防范上：每天他都去练习射击，他是好些著名武术教师的得意弟子。他并不像以前那样，一有空便读书，而是到马厩去骑最烈的马。几乎每次他和骑术教师一同出去，他都会从马上跌下来。

他干活时的持久、沉默和灵活让侯爵很满意，慢慢地所有搁置的、难办的事便都交给他办理了。处理国家大事的空闲时间，侯爵便迅速地处理自己个人的事。他消息灵通，使他在交易所的公债买卖总是轻易成功。他购置了许多房产和树林，可他仍是易怒的。他会为几百个法郎和人打官司，却可以放弃几百个路易。有些通达的阔人，在经济纠纷中，他们要的是乐趣，而非结果。侯爵需要一个能把他的财务料理得清清楚楚、一听即明的参谋。

一向谨小慎微的德·拉莫尔夫人有时也嘲弄于连。贵妇人反感的便是过于敏感而生的意外举动，那正好违背礼仪。侯爵有两三次站起来为于连说话：在您的沙龙里，他或许可笑，可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举足轻重。在于连看来他已探知到了侯爵夫人的秘密。她只要听到仆人通报德·拉如马特男爵的名字，便感到了任何事的乐趣。这位瘦高而丑，脸上冷冰冰而毫无表情的男爵，整日生活在宫廷里。他一般不发表对任何事的意见，这是他的思维方式。他若能成为德·拉莫尔夫人的快婿，这将成为她一生莫大的幸福。